

山药

□戎冠中

山药,又名薯蓣、薯药、玉延。它主产我国,已有3000多年栽培史。

山药有3类21种。一、长山药:兆康双胞山药,大和长芋山药,吉林细毛山药,盐城兔腿山药,济宁米山药,甘牛眼山药,铁棍山药,北京山药,粗毛山药,泰谷山药,华盖山药,华州山药,群峰山药,淮山药,怀山药,水山药,麻山药;二、扁山药:大久保德利山药,瑞昌脚板薯山药,安沙小薯山药;三、圆山药:葫芦山药。

山药自古以来被视为具有医疗和滋补功能。它含有16种氨基酸、维生素C等多种营养素。朱熹赞美山药:“色似玉、香似花、甜似蜜、味似羊羹。”《仲景养生坊》、李时珍《本草纲目》载述:山药味甘、性平,具有除寒热驱邪气、长智安神、补中益气、助五脏、强筋骨、健脾胃、长肌肉、止泄痢、化痰涎和主治阳痿早泄、糖尿病、小便短频、白带及消化不良等多种功能。

山药食用更是五花八门:山药段红烧肉、山药排骨汤、山药清蒸童子鸡、山药片炒青鱼脯、山药冰糖莲子羹……

山药栽培方法也在与时俱进。20世纪80年代前,农民种山药非常劳累,用大锹在田里一锹一锹挖过去,深度必须达60厘米以上,然后用铁耙将泥土拉平。随后以50厘米间距并行、以20厘米株距摆置苗,最后盖土,这山药算种好了。待山药嫩苗破土后,插上芦棒搭成山药棚架,让山药藤蔓慢慢攀缠而上。山药生长全程须拔杂草、施肥,无须喷洒农药。中秋节当儿新山药已长定形。此时,可挖几根山药,品

芬芳
一叶

尝当年新山药的美味。山药也可任其长在田里过冬,直至春夏之际,油菜成熟时全部挖出来。

挖山药绝对是大力士干绣花活,既要用力气挖土,又要细心揣摩土中山药的长向。山药长在深土中,有的垂直朝下长、有的斜向长、有的拐着弯长。尺把长一根的山药,若不经意让锹角碰去一小块皮肉,这根山药形状再好看,也要折价卖了。有时不慎,将一根山药挖断了,那只能降至最低价卖。但是,有的山药顶端长得挺粗壮,你小心翼翼往下剖拨泥土,结果就长了个十来厘米长一段,空忙了半天。所以,山药价格历来比芋头贵。芋头长在浅表土里,山药长在深层土中,挖掘功夫完全不同。

20世纪80年代往后,讲究效益,人的思想也开放了。种山药已不再用大锹深挖土壤,而是用机电带动绞龙打孔,然后孔内塞足秸草,孔口掩上5厘米的厚土和有有机肥,随后一孔一种苗下种,最后盖土。

挖山药无须像挖掘文物那样小心谨慎,只要用小板锹掀开10厘米土,然后抓住山药顶端藤轻轻一拎,山药即被完整提取。

山药种类繁多,口味、药用、营养各有不同,但综合因素集一身排名首位者,当属通州湾新区阡东村15组高级农艺师许兆康潜心研究、诱变驯化的双胞无架山药。通常山药皆一苗长一根。而许农艺师培育的新品种山药,一苗长双根山药,偶有一苗长三根山药。

山药并非长于山,然,山药是药更是菜。

灯下
漫笔

劳动是幸福的音符

□刘伯毅

我小时候居住在农村集镇,时常听到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号子声。他们踏着坚强有力的步伐、唱着欢快振奋的号子,有着同样的节拍和动作,在歌声、号子声中完成了一件件高难度、强体力的事,他们的歌声感染了我们,他们的壮举获得了称赞。当时,劳动的声音贯通了五脏六腑,我们感到热血沸腾、气顺神舒。

从古到今,不管社会如何向前发展,也无论人们的观念如何现代化,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劳动就像是吃饭、睡觉、读书、学习一样,是不可或缺的。而正是那些看似平常的劳动,以及在劳动过程中所经历和克服的艰难困苦,让我们读懂了生活的原意、让我们知晓了生活的原味。劳动是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只有劳动才能使人赢得尊严、获得幸福,使我们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同时又能享受到社会果实的芳香。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而得,一切苦境都可因劳动解脱。但近些年,因生活急剧变化,人的思维也发生了变化,人

们对劳动的认识和评价产生了偏差。比如,一些人崇尚脑力劳动而轻视体力劳动、喜欢轻松劳动而厌恶繁重劳动、追求高回报的劳动而拒绝低收入的劳动、向往“白领”而鄙视“蓝领”,虽然他们也承认“劳动光荣”,但却在内心把劳动分为三六九等,甚至认为,“付出越小,收获越大”的劳动才是“最光荣的劳动”。实际上,这是错误的认识,是投机取巧、专赚别人利益的耻辱表现,有时甚至走到了犯罪失去自由的边缘。

劳动应该受到尊重,劳动应该获得报酬,市场经济决定了劳动的报酬应该有差别,但这个差别在追求和谐、公平的当代,只能越来越小,不能越来越大。如果100个农民工的收入还不如一个包工头,那所体现的就不是公平劳动,也违背了劳动的本意,只能使许多真正的劳动者寒心。

伟大的中国梦要靠劳动实现,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幸福也是劳动出来的。劳动是一首从古唱到今的歌谣,从里到外都是幸福的音符。



手机里的妈妈 陈顺源

郭子学徒

□史国华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郭子结束了三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涯,进工厂当了一名工人。

正是隆冬季节,零星雪花在寒风中翩翩起舞。一大早,郭子敞穿着棉袄,沿着弯曲的山路向工厂走去,半寸长的短发下,黑黑的脸庞闪露着些许红晕。那年郭子刚满十八岁,似初长彩羽、引吭试啼,然而近三个春秋的农村劳作,锄田、挑肥、播种、收割……已把他磨炼得少年老成。

郭子拿着工厂劳资科的录取通知单和贴上封签的文件袋快步如跑般踏进车间办公室,沙主任正在用棉纱擦拭手上的油腻,他接过文件袋,戴上眼镜,抽出几张登记表认真看,边看边点头,忙叫车工班文班长来领人。

文班长把郭子带到C620车床旁,继续聚精会神地车制直流发电机外机壳。车工班马达声轰鸣,一排边的机台车头飞速旋转,忽然几颗滚烫的小铁屑飞入了郭子的前胸和鞋帮里,郭子大吃一惊,疼痛难忍,本能地用手去掏,痛得差点掉眼泪。

不曾想头天上班的见面礼竟来得如此之快。

文班长眯着眼睛笑了,大声地说:“车工都要被烫,扎紧纽扣,再把裤管弄长点,少挨烫。”隆隆的机器声几乎盖住了班长的语音,郭子不知所措有点懵圈。后来听工友说干车工被烫是家常便饭,郭子的玻璃心算是稍加平复。

文班长早年从部队复员,是沙主任的得意门生,肯吃苦、爱学习,几年下来已是车工班的高手。

文班长收郭子做了徒弟。第二天上班后,文师傅对郭子说道:“钳工一把挫、车工一把刀,你就从磨刀开始学吧。”他找了把报废的车刀,一边比划一边讲解前角、后角、主偏角、副偏角……郭子在砂轮机前捣鼓了好一阵子,弄得手上、头上全是砂轮灰。师傅一番点评后,郭子又学着磨正面、磨侧面、磨斜面……郭子握着发烫的刀把,在思索中寻找感觉。

不久,文师傅安排郭子上机C616,从粗车外圆干起。文师傅每天都会抽空给郭子开个小灶,讲机床结构、讲看图识图、讲工艺公差、讲材料性能,还有各种工装、量具、辅具一大套,郭子听得云里雾里,把师傅讲的都记在练习本上,边干活边琢磨,学着独立操作。

文师傅每逢车制丝杆螺母、蜗轮蜗杆这类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件时就把郭子唤到身旁,教他先吃透图纸,再看全过程的操

作,郭子喜欢琢磨,总把好几个问题一股脑抛出来,问个不停。

郭子每天都提前几分钟到岗,换了工作服就开机预热做准备,渐渐地干活又快又麻利。他还抓住空隙,在师哥师姐机床旁学习讨教。

娟三十开外,外表秀美,打扮素雅,做事特细致。她专门加工阶梯轴,加工完的半成品被整整齐齐码放在托盘上,车出的切屑卷得像弹簧,闪着银白色的光。

郭子看得津津有味。娟似乎意识到什么,便说道:“如果切屑呈蓝色,就要磨刀。”“为什么?”“铁屑烧成蓝色,说明摩擦剧烈,产生太大的热,刀钝了呗!”郭子恍然大悟。

在加工齿轮台阶的机床前,景娴熟地按下气动开关将工件夹紧,再启动中拖板纵向切屑,然后按气动开关卸掉工件,不断地重复着。

景身材魁梧,有点万夫难敌之威风。景对郭子说:以前夹紧放松都靠臂力,一天下来手膀子又酸又累,后来技术人员搞革新,采用气动夹,不但劳动强度大为缓解,效率也提高了许多。郭子似懂非懂地点着头,感觉简单道理中肯定蕴藏着深奥的理论支撑。

郭子特地去新华书店购买了机械制图和机械加工类书刊,晚上灯下夜读,他对车床已产生浓厚兴趣。

又值冬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工厂里的生产热火朝天。车间开展了“学习马恒昌小组”活动,比学赶超超气氛特别浓厚。

文班长在班前会上常说:“车工班是第一道工序,我们不能拖车间后腿。”工友们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团支部还在黑板报上摆了擂台:看谁先跨入80年代!每天都把青工们完成的工时排名公布。

郭子从粗车到精车、从外圆到内孔,技艺日渐长进。以往师傅亲自操刀的丝杆螺母、蜗轮蜗杆这类工件郭子也学着干,完成的工时总居榜首。

次年,文班长光荣参加了在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召开的“学习马恒昌小组”现场交流会。

年底总结评比时,郭子被工厂授予“雷锋式好青年”称号,还被当地团地委评为“新长征突击手”。1980年3月,郭子加入了党组织。郭子的学徒期就要满了。

其实郭子在学徒时还干了另外一件事,他白天在车间里学车工、开车床,晚上在夜校学文化、做作业。1980年7月,郭子考进了大学,重新开始了学生时代。

玉兰
一瓣